

一捆甘蔗

我家住地虽不是闹市区，却非常当道，因而底层楼道和临街街沿便成了从农村进城来卖苦力背背篼的人的栖身地。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也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晚上稍晚回家都能看见地上密密匝睡了一地的“背篼”（大巴山的背夫）。他们衣衫褴褛、睡卧独特：一床脏兮兮的被子裹在身上，既当被子又作褥子垫在身下，头上枕着外衣，脚便放在背篼里，整个家便全都有了着落。问他们为何睡在街沿而不住旅馆，他们的回答统一而简单：一则省钱，二则方便，如遇深夜有活干，顺便还能挣点钱，说到底就是为一个“钱”字而已。

看他们一个个身着油腻腻、脏兮兮的衣服，晚上随地而卧，白天频繁流动，附近的居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楼上住着的大姑娘、小媳妇，一到晚上就不敢从他们面前经过，要回家就得事先与家人预约，让家人来楼下迎接，问其原因，他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只说晚上一见着密密匝睡在街沿的一大片“背篼”心里便觉得害怕。日子长了虽平安无事，但邻居们仍加倍提防。住在九楼的我也在家人劝说下安上了防护栏，加固了防盗门。谁家的孩子哭闹不听话或学习不好，家长便说让楼下“背篼”背去或长大去当背篼，这家训已成整幢楼的法宝，非常管用。

去年临近春节前几天，乡下亲戚托人捎来一点土特产——一捆二十根甘蔗。从长途车上卸下来便难住了我，沉重的“分量”让我一介书生扛不动，也丢不下这个面子，乘面的包夏利也不可能——甘蔗修长的身躯容纳不下。只得叫住一个“背篼”，“背篼”脸上灿烂的笑容并未抹去我不屑一顾的神情，当我冷冰冰地说出要背的东西和要去的地点后，“背篼”仍笑嘻嘻地说：“行，老板，路那么远，给多少钱？”不愧是下里巴人，不就一个“钱”字吗？我心里想着，嘴里硬硬地抛出两个字：“两块”。“背篼”哀求说：“老板，路那么远，又是新年大节的，能不能加一点？”“三块，背就背，不背就拉倒。”字虽多了几个，但我的态度却更恶劣。“行，老板，你在前面带路嘛。”见我加了一块钱，“背篼”喜笑颜开。他的生意做成，我的困难解决，于是提着公文包，昂首阔步在前面开路。途中恰逢一朋友，多年未见，几句问候、几句家常、几句祝福，已耗时一刻多钟，忽然记起“背篼”，举目四望早已不见踪影。“糟糕，这东西把甘蔗给背走了。”便急着与朋友告别。东西虽不多，也不值钱，但新年大节的，办事图个吉利——处处顺嘛，于是便四处寻找，踪影也不见，我想可能这早已将甘蔗倒手卖了又另谋生去了——一捆甘蔗好孬也能卖上二三十元，比三块钱强多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打道回府，心中还直骂道：“下贱胚子，素质太低……”

走到楼下，首先看到的是穿着那件油腻腻的淡绿棉袄、身材矮小的“背篼”。他一见我下车，便迎上来，说：“老板，对不起，我看你忙，不便打扰，就先走了，哪晓得等你这么久……还真不知把货放在哪里等你更好！”此时我看着他那黑瘦且布满灰尘的脸，脑海里一片空白。

当今社会，有的人为官着迷，着迷得近似疯狂；有的人因为钱着迷，着迷得铤而走险，甚至用生命做代价……而这些“背篼”——以卖苦力挣钱而背井离乡寄居于过道街沿上的淳朴农民，他们着迷于自己无私的人格、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却不仅未得到我们的同情，反而心怀芥蒂，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素质低下，寄居在此会给人带来安全隐患，而今天发生的这一幕不但令我感动，同时也令我倍感羞愧，为自己，也为我的邻居们。

离别的车站

杜智萍

小妹的春节假期比较短，过了初五，她就得踏上回城的车。一家人送她去车站时，偌大的等候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看了一下，几乎都是父母来送远行的孩子。

站我身旁的小伙子，背个大大的包，手里推着旅行箱。他的父母在边上事无巨细地叮咛万嘱，父母絮叨，小伙子皱着眉头嚷：“我知道啦，没完没了。”“好好好，不说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就好了。”当妈的看了小伙子一眼，赶紧打圆场，父亲也即刻闭上了嘴。

“你别老玩手机呀，东西要看住了，别什么事都稀里糊涂的……”一旁，一位大叔也正叨念着正埋头玩手机的女儿。见自己说了半天，女儿连头都没抬，他有点生气了：“跟你说说话呀，听到没有。”大叔说着，拍了拍女孩的肩。“听到了，唠叨老爸。”女孩抬起头，一脸宠溺地望着父亲。“你呀，只要不抱着手机睡觉我就放心了。”大叔说着，慈爱地又拍了拍女儿的肩。“我会的，爸。”女儿笑着应声。

“妈妈，你能不能不要走……”角落里传来的孩子的哽咽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扭头看去。原来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在安慰他们的儿子。那男孩五六岁的样子，正泪水涟涟，拉扯住妈妈的手。男孩身后，估计是他的爷爷奶奶吧，他们安慰着孩子：“你爸妈出去工作，很快就能回来你的，只要你表现好，他们以后就把你接出去读书了。”年轻的爸爸正摸着男孩的头对老人说：“爸、妈，又得辛苦你们了……”说着，我看他眼角湿润。

一个中年男子跪在地上，对着年迈的母亲深深鞠躬，他没说话，脸上却全是泪水。老人踉跄着扶起儿子，替他拭去脸上的泪水。旁边一对男女也帮着扶起男子，说：“哥，你在国外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老妈的，你想她了就和她视频聊天，国外虽远，但现在有视频电话，不影响你们见上面。”

听到旁人的议论，我才得知，中年男子远在非洲，三年才回来过一次年，这次出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老人一直没说话，她默默地端详着儿子的脸庞，轻轻抚摸着。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也莫名感伤，这离别的车站正上演着世间百态。每一个远行的亲人都是家人最深的牵挂，走得有多远，父母的心就跟得多远。

社会众相

苗勇

苏富琼

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无价之宝。土家人习惯把家族中最年长、辈分最高的老人叫“老蔸”。老蔸就像土家人的茶罐，子孙如大大小小的茶杯，偎依在茶罐的身边。

雪花纷飞，小山村洁净得一如母亲的心，等待回乡游子的欢声笑语，荡起涟漪。村子里炊烟袅袅，左奶奶在厨房里忙着摇沙布包过滤豆汁液做豆腐，吊包的木架用绳索挂在楼板上，一摇就咯吱咯吱地响，吊包里的豆汁液不断地流到地上放置的簸箕里。紧邻的一间是烤火屋，窗边站着的一位清瘦老人，是左奶奶的婆婆，左奶奶的孙子叫这位老人太太，大家都跟着叫太太，也叫“老蔸”，她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臂，用手背去拂拭双眼答道：“坐，坐，泡茶喝。”

我帮忙把小心放到“老蔸”的超市。“老蔸”的超市品种丰富，有“老蔸”用衣兜捡回来的板栗、核桃，亲手掰回家的向日葵、背回家的花生；有奶奶做的传统下来的三轮车、跳绳、三角画、弹弓、小木枪、陀螺等各种废物利用做成的玩具；还有儿孙们搬回来的糕点、牛奶和罐头……

我帮“老蔸”整理超市，夸“老蔸”超市里的板栗

地看着“老蔸”。火坑里，五六根长长的木柴垒在一起，燃烧成火红的头、高高的火苗舔着火坑底，开水中的泡泡冲击着壶盖，发出啪啪啪地响声。兴许是累了，“老蔸”挪移一下身子，双腿跪到了窗边的一把沙发椅上，再次把头转向窗外。窗外，雪花依旧在飘，远处蜿蜒的小山路、田野、小树林已成了白色。我怕惊吓了老人家，一声不吭地站在门边，盯着她看，想着自己的小心思。我和儿子都是外婆带来的，一晃，外婆已去世近20年，不知道为什么，年代越久远，外婆却离我最近，越清晰，每次看见长寿老人，我就莫名的羡慕，喉头涌起一阵热浪，不敢发出声音。

或许有一种感应，“老蔸”回过头来发现了我。我弯腰抱起地上的纸箱小点心冲她笑着说：“太太，给您老超市上货啦。”“老蔸”向前挪动几步，我也站到了窗边更明亮的地方，挨近了“老蔸”，她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臂，用手背去拂拭双眼答道：“坐，坐，泡茶喝。”

我帮忙把小心放到“老蔸”的超市。“老蔸”的超市品种丰富，有“老蔸”用衣兜捡回来的板栗、核桃，亲手掰回家的向日葵、背回家的花生；有奶奶做的传统下来的三轮车、跳绳、三角画、弹弓、小木枪、陀螺等各种废物利用做成的玩具；还有儿孙们搬回来的糕点、牛奶和罐头……

我帮“老蔸”整理超市，夸“老蔸”超市里的板栗

保管得好，剥开一颗板栗放入嘴里，嚼起来很有劲道、清香，好吃得很。“老蔸”笑笑说：“板栗容易睡着，睡着了的板栗干枯，很硬，像铁钉，不能吃。我把板栗装入布口袋，每天都去拍打布口袋里的板栗，翻动布口袋，板栗就不会睡着，也不生虫子。”我偷偷地笑，这多像“老蔸”天天去看孙子、重孙子啊。我揣想，太太在拍打板栗的时候，也会想起儿孙们的笑脸吧。

我轻轻摇动着蔑制的摇窝。陈旧的摇窝在昏暗的光线里吱呀吱呀地响。“老蔸”告诉我，这个摇窝睡过爷孙三代人。村子里谁家有了小孩子，也要借过去用，摇窝到底睡过多少个小孩子，老人家也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大儿子浩浩特别娇气，每次抱着熟睡以后，只要一放摇窝就醒啦，吵着闹着要抱。现在，重孙陌陌最喜欢爬到摇窝里玩呢。”“老蔸”摸着超市里的陀螺、小人书、算盘，向记忆深处打探往事。我看着“老蔸”的超市，有一种温暖悄悄把我包裹。

喇叭声声，小山村渐渐热闹起来。“太太，您老的超市就要开张了哟。”“老蔸”依旧是抿着嘴笑，脸上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四辆小汽车依次停到了老屋旁，七八个小孩子从车里钻出来，奔向“老蔸”。孩子们呼长唤短，把“老蔸”团团围住。

三岁多的小女孩陌陌有点儿晕车，躺在妈妈的怀里不爱下地，爸爸提醒说：“陌陌，去看看太太的超

市，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啊。”聚在“老蔸”身边的孩子们一听，纷纷散开跑进屋子里。陌陌挣脱妈妈的怀抱，刚起步，几个小趔趄也跟着进了屋子。

孩子们三三两两从“老蔸”的超市里跑了出来，有拿着板栗吃的、有小心翼翼剥柿子皮的、有拿着小铁锤敲打核桃的、有捧着花生和瓜子送给爷爷的、有用盘子装着花生、芝麻、玉米包谷糖，在长辈们中间穿梭请大家品尝的、有拿着云片糕喂到“老蔸”嘴里的、有拿着陀螺跑向院子中央的、有拿着弹弓躲到小树林里的、还有拿着小人书倒在爷爷怀里的……

“老蔸”的超市里到处都是人，像一群喜鹊归了窝，“老蔸”端坐在喜鹊们的中间，只笑不语。

过年啦，分散在各地的子孙都要奔向“老蔸”，奔向“老蔸”的超市，从玉米面里刨出一截包谷糖，用铁锤轻轻一敲，包谷糖立刻散成几块，从中挑选一块，找出一双筷子，夹住包谷糖，放到熊熊燃烧的火苗边烤，包谷糖的表面在跳跃的火光里鼓起大大小小的泡泡，然后用一只筷子把糖泡泡一搅，乘热送入嘴里，芳香温暖，入嘴即化，甜而不腻，仿佛骨头里都有了清香，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愁。

“老蔸”就像土家人的茶树一样，年年春天发新芽。“老蔸”的超市要上货啦，“老蔸”的超市又要开张啦，始终是儿孙们最幸福的牵挂。“老蔸”是游子的根，有了根的游子日子过得安稳放心。



阿姨与雇主

周倩

阿姨，这个词应该是南方人对看小孩、做家务的女性的口语称呼。在上海，操着一口吴侬软语，换一声：“阿姨呀……”然后开始分配一天的家务活计，在一个北方人看来就有了点精明持家的味道。在北方，我们更习惯称阿姨为保姆。不过，时间长了，一个饭桌吃饭就像一家人一样，还是亲切地称“姐”、“姨”更恰到好处。尤其是看孩子的阿姨，将心比心，你若不把人家当自家人，人家怎么会把你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呢？

母亲是个爱唠嗑的人，凑过去问其中一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阿姨看了我一眼，说：“6500。”母亲吃惊地问：“给这么多啊，又逗她，‘你看像我这样的，能做阿姨吗？’阿姨仔细地瞅了母亲一眼，又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我和孩子，笑了：“您岁数有点大啦，再说您这不有任务在身吗？”说完抱起孩子走了。“都做什么啊就挣这么多。”母亲还是想不明白。

在母亲眼里，看孩子是随便哪个妇女都能做的事，自然不值这么多酬劳。但在现代育儿理念里，看孩子的阿姨叫育儿嫂，她们不仅是看好孩子，还要给婴儿搭配营养饮食、启蒙孩子早期教育，有的还会一些幼儿推拿等救护措施。我若说这些，母亲自然是瞪目的，假若是前几年刚有孩子时，我自然要和母亲好好讨论一番，但现在我懒得说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自己对这一育儿理念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有了二胎以后，养育孩子不再像当初那么紧张，变得更加随心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看见几个阿姨真的有那些先进育儿经验。

2012年，我生大宝，月嫂是大连人，说话干脆利落，曾在酒店做过厨师、面点师，做饭花样翻新，她给孩子洗澡、抚触，按时叫我喂奶，哄睡，让孩子做简单的卡片识别，耐心细致专业得到全家人的认可。兴许是见过了专业的，接下来再挑选育儿嫂怎么也不满意，试用几个都是一天不到就辞退了，直到我和先生

给我订机票吧。”“哎……”俩人几乎同时叹口气。过了一会，一个跟另一个说：“过了年我不想来了，快两年了一直没给我涨工资，眼看孩子快上幼儿园了，我得重新找下家。”另一个接着说：“现在活儿不好找，找个好人家更难，说咱们要的工资高，那现在就这市场，人家月嫂一个月都挣一万好几呢，这一周来岁似走不会走的小孩不比小月孩儿好带。”

母亲是个爱唠嗑的人，凑过去问其中一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阿姨看了我一眼，说：“6500。”母亲吃惊地问：“给这么多啊，又逗她，‘你看像我这样的，能做阿姨吗？’阿姨仔细地瞅了母亲一眼，又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我和孩子，笑了：“您岁数有点大啦，再说您这不有任务在身吗？”说完抱起孩子走了。“都做什么啊就挣这么多。”母亲还是想不明白。

在母亲眼里，看孩子是随便哪个妇女都能做的事，自然不值这么多酬劳。但在现代育儿理念里，看孩子的阿姨叫育儿嫂，她们不仅是看好孩子，还要给婴儿搭配营养饮食、启蒙孩子早期教育，有的还会一些幼儿推拿等救护措施。我若说这些，母亲自然是瞪目的，假若是几年前刚有孩子时，我自然要和母亲好好讨论一番，但现在我懒得说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自己对这一育儿理念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有了二胎以后，养育孩子不再像当初那么紧张，变得更加随心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看见几个阿姨真的有那些先进育儿经验。

2012年，我生大宝，月嫂是大连人，说话干脆利落，曾在酒店做过厨师、面点师，做饭花样翻新，她给孩子洗澡、抚触，按时叫我喂奶，哄睡，让孩子做简单的卡片识别，耐心细致专业得到全家人的认可。兴许是见过了专业的，接下来再挑选育儿嫂怎么也不满意，试用几个都是一天不到就辞退了，直到我和先生

给我订机票吧。”“哎……”俩人几乎同时叹口气。过了一会，一个跟另一个说：“过了年我不想来了，快两年了一直没给我涨工资，眼看孩子快上幼儿园了，我得重新找下家。”另一个接着说：“现在活儿不好找，找个好人家更难，说咱们要的工资高，那现在就这市场，人家月嫂一个月都挣一万好几呢，这一周来岁似走不会走的小孩不比小月孩儿好带。”

阿姨，这个词应该是南方人对看小孩、做家务的女性的口语称呼。在上海，操着一口吴侬软语，换一声：“阿姨呀……”然后开始分配一天的家务活计，在一个北方人看来就有了点精明持家的味道。在北方，我们更习惯称阿姨为保姆。不过，时间长了，一个饭桌吃饭就像一家人一样，还是亲切地称“姐”、“姨”更恰到好处。尤其是看孩子的阿姨，将心比心，你若不把人家当自家人，人家怎么会把你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呢？

阿姨，这个词应该是南方人对看小孩、做家务的女性的口语